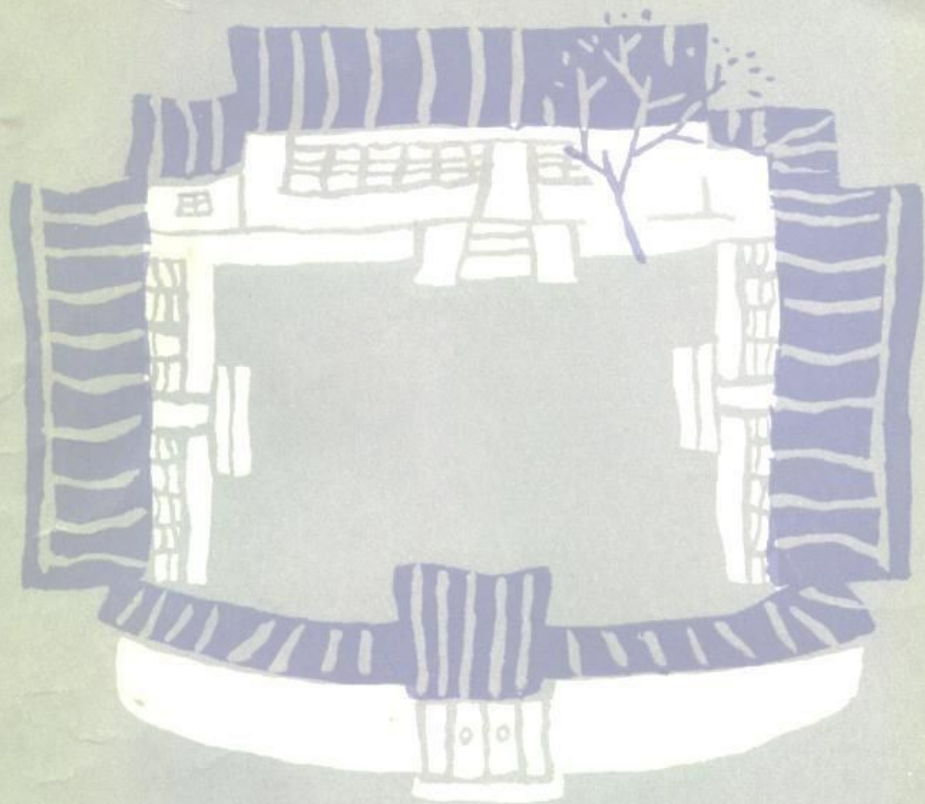




左邻右舍

【三幕话剧】
苏 叔 阳

当代戏剧创作丛书

左 邻 右 舍

(三幕话剧)

苏 叔 阳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左邻右舍》是反映北京七十年代生活风貌的作品。在一个居民大院里，住着不同职业的几家人。他们的命运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作者辛辣地嘲讽了那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对那些遭受“四人帮”种种磨难的正直善良的人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剧本生动地塑造了李振民、贾川、赵春、钱国良、李秀、洪人杰等人物形象。

左 邻 右 舍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66,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1/4 插页2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0次印刷

书号：8069·137

定价：0.30元

饰)以菊花寄托对其在狱中的爱人的怀念。
被罢官的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李振民(右, 朱旭



街道居委会干部(右, 金昭饰), 因钱大婶(左, 孟谨饰)的儿子参加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 不再让她参加街道生产。



医生吴萍(左,宋凤仪饰)向中学教师贾川(右,张瞳饰)叙述自己不幸的遭遇,并鼓励他勇敢地生活下去。



靠造反起家的投机人物洪人杰(左,林连昆饰)向刚恢复工作的李振民探听厂里的消息。



退休工人赵春（中，黄宗洛饰）批评那些身中
“四人帮”流毒，光拿钱不干活的人。



洪人杰的女儿洪欣（右三，王领饰），因受他的思想影响走
上了犯罪的道路，即将被送去劳动教养三年。

粉碎「四人帮」后，李振民的爱人周静（左二，吴淑昆饰）获释出狱，全家相见，悲喜交加。



左邻右舍以安定团结为重，全院合影留念。

摄影 苏德新

前 言

这是一幅北京现代生活风俗画儿。一个大院里，住着各色人等。无非是张家怎么长，李家怎么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可各人有各人的命运：酸、甜、苦、辣、咸，喜、怒、哀、乐、惧，仿佛是咱们国家的小影儿。生活的流水朝前奔腾，甭管是沟沟坎坎坑坑洼洼，至多让流水打个旋儿，来上股子回流，谁也挡不住前进的潮头，悲哀使人沉思，欢乐给人力量。老老少少都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了道理：过去的不能让它再回来，光明的前景得花力气去争取。

这里面有笑声，有眼泪。可作者写它的时候，心里头总有股子难受。要是没有那些个颠倒了秩序的日子，哪会有笔底下那些让人寒心的笑话儿呢！

这只是个影影绰绰的素描画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正在对它作进一步的加工和整理，把它搬上舞台。我相信，他们辛勤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形象，一定远胜过这文字记载的东西。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时 间

第一幕，一九七六年国庆节。

第二幕，一九七七年国庆节。

第三幕，一九七八年国庆节。

地 点

北京某个居民大院。

人 物

赵 春——退休老工人，画匠，木工，70多岁。

钱国良——工人，25岁。

钱大婶——钱国良的妈妈，家庭妇女，60岁。

李振民——某厂党委书记兼厂长，50多岁。

李 桦——李振民的儿子，工人，27岁。

李 秀——李振民的女儿，小学教师，24岁。

洪人杰——某厂车间主任，40多岁。

洪 欣——洪人杰的女儿，中学生，16岁。

贾 川——中学教师，38—40岁。

吴 萍——某医院医生，女，35岁。

小 杜——工人，男，26岁。

周 静——老干部，李振民的妻子，50多岁。

居委会干部——老大娘。

小售货员——18—19岁。

老售货员——约50岁。

公安人员甲、乙。

大院居民甲、乙、丙、丁和一个小伙子。

学生甲、乙、丙。

大院里的孩子甲、乙、丙。

一个青年工人。

一个傻小子。

(共约三十人)

第一幕

〔一九七六年国庆节，将近中午时分，这是“四人帮”将倒未倒的日子。天气阴晦，早晨还下了雨。人们的心情就同这天气一样，压抑郁闷。

〔这是一座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共前后两进，中间有过道相通。舞台上是第一进院落。北房三间住着“工人阶级”洪人杰一家。他原来住东屋，“文化大革命”中占领上层建筑，他便顺手儿占了北屋，北屋原来的住户，某厂书记兼厂长李振民一家退居西屋。他家门前有块小小的苗圃，金黄的菊花开得正盛。东房三间，各住一家。两个单身汉，一是退休老木工、画匠赵春，一是沉默寡言的中学教师贾川。贾川除了上课之外，整天都不出屋，不是拉大提琴，就是摆弄望远镜。另一户是母子俩，工人钱国良和他的妈妈。里院住着各种职业的人。

〔幕启：钱大婶搬出老式的煤球炉子捅火。赵春老爷子坐在小板凳上摆弄着一座古建筑的小模型，李桦来来回回地从院子里穿梭而过，他在用车推砖、推灰，准备盖一间小房：地震棚兼新婚洞房。

〔偶尔从后院传来广播，歌就只有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李秀从外面买菜回来，看见钱大婶正在捅火，走过去。

李 秀 大婶儿，您要做饭了？

钱大婶 天儿还早，再说，也用不着做，昨儿有剩下的热热就成。我打点糗子。

李 秀 好歹是个国庆节，您也吃顿可口的，我给您捎来几条带鱼，给您！——国良哥不回来吃？

钱大婶 他在厂加班儿，我一个人好糊弄。

〔李桦推着一车砖穿院而过，奔后院去。

李 秀 哥，你的新上衣我给你取来了，你试试。（把几条带鱼放到钱大婶的屋门口，走向李桦）

钱大婶 别，我不要。

赵 春 （还摆弄着他的模型）收下吧，她给不要，您还要谁的？她跟国良……

李 秀 （正在李桦身边给他比量新衣服，回过头来）赵爷爷！

赵 春 好，不说，赶明儿你们结婚，我也不给你们道喜，行了吧！

李 秀 （跑过来）您……

钱大婶 小秀子，这多少钱？

李 秀 （调皮地）三百块钱一斤。

钱大婶 （欢愉地笑着）行，大婶把家全给你！

〔李桦把新上衣扔在晒衣服的铁丝上，推起车就走。

李 秀 哥，那衣裳行吗？

李 桦 （闷声闷气地）干活怎么穿？

李 秀 真行，国庆节还不歇着。

李 桦 你给我房?(走进后院)

钱大婶 待会儿国良回来帮他盖。

李 秀 要我说，今天都休息，谁也别干活儿了，您也别糊纸盒了。

钱大婶 那哪儿成啊，还等着交呢!(端起打好糗糊的小铝盆)

〔贾川背着挎包，端着一盆菊花上。〕

贾 川 赵师傅。

赵 春 噢，贾老师，上街啦?

贾 川 (从挎包里掏出个单筒望远镜)我取望远镜去了。
配个螺丝，也得半个月——路上碰见卖菊花儿的，说这是广东特有的名种，我就给……

〔洪人杰上场。〕

贾 川 (看见洪人杰，连忙停住话)您歇着。(端菊花走向自己屋门)

洪人杰 哎哎，我瞧瞧这花儿。

〔贾川只好站住。〕

洪人杰 (背着手歪着头，转了一圈，审视着花，劝戒似的)我说贾川，你可别再添上这毛病，要望远镜、玩音乐，外带上养花儿，那可就齐了，整个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赵 春 (不爱听了，打断他)他这是给我捎来的。(走过来，接过花盆)多少钱?

贾 川 没什么，没什么。(摆着手)

〔赵春把花盆放在花坛里。〕

〔洪欣从屋里出来。〕

洪 欣 哟，爸，您上哪儿啦?妈刚才还问来着。

洪人杰 (大声地)我呀,刚给工人理论组开了个会儿,分析分析斗争形势,阶级动向。——哎,你妈怎么样?

洪 欣 她今天觉着好点儿,这会儿睡着了。(说着朝院外走)

洪人杰 干嘛去?

洪 欣 排队买带鱼去呀!

洪人杰 回来!昨儿晚上我掰开揉碎地说了半宿,你全忘啦?

洪 欣 什么呀?

洪人杰 咱们是工人阶级,啊,得有工人阶级的感情,毛主席他老人家刚逝世不到一个月,悲痛都堵到咱们嗓子眼儿了,能吃得下带鱼去?

赵 春 我说人杰,你这是什么话儿呢?

洪人杰 (笑着)赵师傅,我这儿开导孩子呐!

洪 欣 我妈说她想吃点带鱼。

洪人杰 那也不成。

钱大婶 (从屋里出来)欣子,从这儿拿几条去!(递过盆来,对洪人杰)她妈躺了这好几年,今儿想吃带鱼,这不是好事儿嘛!欣子,拿去呀!

洪人杰 别别,咱是工人阶级,宁可不吃带鱼一口死,不能忘掉无限悲痛糊涂着生……

赵 春 什么呀!(从钱大婶那儿拿过两条带鱼,递给洪欣)欣子拿去。(一指洪人杰)别给他吃。

洪 欣 (接过盆走向台阶)听他的,昨儿晚上他还吃肉喝酒呢!

洪人杰 放屁!

(洪欣把鱼放到小厨房,又朝院外走去。)

洪人杰 怎么还出去呀？

洪 欣 出去“见见世面”呐！

洪人杰 不做饭啦？

洪 欣 您不说吃不下吗？

洪人杰 你……

赵 春 欣子，来来来！你爸说的那些理儿啊，我解不开，没那么大学问，也没那觉悟。可我知道，人得先活着才能干活儿，也才能悲痛。你呀，大姑娘家不挨家作饭，伺候你妈，整天价往外跑，能混出什么好儿来？在家干点儿活儿，也温温书。

洪 欣 温书没用，早晚插队。

赵 春 你问问贾老师，不知书识字儿有什么好处，哪行哪业没文化也不成。好生念书，听老师的话，没错儿。

洪人杰 那叫小绵羊，老爷子。您跟不上形势了，您问问贾川，如今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提倡什么？

赵 春 当刺猬？！

洪人杰 我先给您透个信儿，贾川你也听听——明儿就见报，今天国家领导人儿在天安门城楼子上接见了工农兵代表，里头可有那位写日记的小学生。

贾 川 哦？

赵 春 有她怎么着？打这儿起就都甭念书啦？

洪人杰 眼下，学生首先得学革命，学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什么叫斗争？就是叫劲儿，对着干。

赵 春 乱打一锅粥。

洪人杰 就是要乱嘛。

〔洪欣乘机跑出去。〕

洪人杰 回来。（没追上）这丫头。

〔贾川低头进屋。

〔从后院传来争吵声。

〔一个小伙子和李桦争吵着出来，李桦一边吵一边推着空车。

小伙子 ……凭什么占我们的地方？

李 桦 (放下空车)你的地方？你叫它它答应？在我们家窗户根儿底下，当然我就有权力用！

小伙子 可那是我们家门口儿。

〔李秀、钱大婶走出来。

洪人杰 哎哎，我们家有病人，别在这儿吵。

小伙子 (向洪人杰)他要把小房盖到我们家门口儿。

李 桦 离你们家门口儿五米，我量了。

洪人杰 李桦，现在是一九七六年国庆节，不是七五年，你知道吗？

李 秀 什么意思？

洪人杰 什么意思？现在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

李 桦 我盖地震棚，也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的？那地震的后台是谁呀？！

洪人杰 你爸爸已然不是书记了。

李 桦 你算什么东西！

洪人杰 你……(朝李振民家大喊)李振民，出来！

李 桦 (回过身来)哼！“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你占领的什么？(一指北屋)上房建筑！占了我们的房，我不够住，盖个地震棚都不行？(扭头对那小伙子)我闪开你家门口就不行？你就不结婚了？

李振民 (在室内)李桦！(上)

小伙子 大叔，(有点气馁)我，我没说不让他盖，(转向

李桦)是说你占了……

李桦 我有了房就拆它!

〔李振民走到菊花坛前看着菊花。

〔小伙子看看洪人杰走回后院。

〔李桦推起空车走出院子下。

洪人杰 (看看正看着菊花的李振民)哼,看你教育的接班人,多么讲礼,你还当过书记呢!

赵春 这年头不讲理的人吃香啊!

洪人杰 (仍向李振民)我说的是礼貌之礼。

李振民 (不动声色地)那不成了儒家了嘛?!

〔洪人杰被堵得说不出话来,愣了一下,走进屋里。

李振民 (忽然发现多了一盆菊花)嗯,这菊花儿?

赵春 贾老师给你捎来的。

〔李振民满含深意地瞧瞧贾川,贾川站在屋门口,微笑着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又进屋。

李振民 (专心致志地赏花)这花好哇!

赵春 就是,瞧那花瓣儿黄橙橙的多水灵,让人看了长精神。

李振民 这是名种,叫倒卷珠帘,产在广东中山县,那有个镇子叫小榄,58年举行过一次菊花大会,那菊花真是……

〔贾川从屋里出来。

〔洪人杰也出来站在自家小厨房前。

贾川 哦,这还有点儿马掌。卖花儿的说,这东西泡水浇花儿最好。(递给李振民)

李振民 好,好。